



照片里的故事

“特奥会举重比赛运动员比较多，级别也多，人人都有奖，颁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能有丝毫差错，因此，我们特别成立了独立的‘颁奖处’，确保万无一失。”昨天，特奥会举重比赛“颁奖处”总协调周荣坤，向记者介绍了举重比赛颁奖的“内幕”。

特奥会举重比赛“颁奖处”侧记

人人都有奖 颁奖没差错

坚持到底

坦桑尼亚姑娘阿图加妮勒参加了女子400米比赛，在进入最后100米冲刺时，跑在前面的她因发力过猛突然摔倒，当现场裁判将她扶起时，其他选手早已超越她并冲过了终点。此时，倔强的她没有选择退出，而是忍着疼痛一拐一瘸地跑向终点，当志愿者搀扶她下场时，她的眼泪刷得流了下来……

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影报道

一个舞台 无数笑脸

十个日夜 无限真情

特奥会感动留在上海留在人们心里

凯旋

“德里克，我可以和你合影吗？”昨天，来自爱尔兰的德里克·凯利成为宝宸体育馆最闪亮的运动员，志愿者争相与他合影。大家摸摸他的脸蛋，勾着他的肩膀，如众星捧月般高呼他的名字。德里克凯旋，他取得了羽毛球比赛2金1铜的好成绩。

昨天的男单决赛，德里克以2比0完胜对手。对手站在网前，德里克把球打到远处；对手站底线附近，德里克就吊球。更绝的是，德里克发出好球之后，潇洒地转圈360度，引来观众鼓掌惊呼，“帅呆了！”

站在领奖台上，德里克唱起摇滚歌曲，挥舞起双手，“大家一起来。”他扭动胖胖的腰肢，眼眶溢出了泪水。在特奥会上，德里克星味十足地秀了一把，这是一个美好的记忆。

团聚

素不相识的人们，聚在一起相互鼓励。“Aussie（澳大利亚简称），Aussie，哦耶！”在高点保龄球馆，气

1个舞台，10个日夜，无数笑脸，无尽真情。特奥会即将闭幕，但展现快乐、激情、友谊的一个个感动瞬间留在了上海，印刻在了人们心里。

势庞大的澳大利亚后援团很惹眼，他们戴着黄色和绿色的假发套，手里拿着竖起食指的充气手套（代表第一名）。他们是参加其他项目的运动员及其家长，来自不同城市，3周前，才刚刚与保龄球运动员相识。

3年未见的家人，在这个舞台上团圆。艾特肯家的5个孩子生活在英国，与澳大利亚运动员、叔叔汤姆3年没有见面，外婆吉尔打趣说：“孩子们做了一周的澳大利亚人，给汤姆巨大的支持。”5岁的马克思和凯瑟是一对龙凤胎，他们站在凳子上，又叫又跳。11岁的罗伯特和詹姆斯是双

胞胎兄弟，吹口哨鼓劲。12岁的女孩乔治亚爱跳舞，扭着腰鼓动大家一起来。

珍惜

印度女孩马杜里卡的最后一场羽毛球比赛结束了，她不愿放下球拍，转过身央求教练：“我还想再打一场。回去后，就没有那么多朋友陪我打球了。”比赛中，每打一个球，裁判都要提醒马杜里卡的发球位置。对手的界外球，她会去接；已经落地的球，她也要接。赢不赢没关系，马杜里卡珍惜在特奥会上快乐打球的每一分每一秒。

继光学院的志愿者小美拿着一张写有“永结同心”字样的红色贺卡，请各国特奥运动员签名留言，她将贺卡送给即将结婚的表哥。“这份礼物拿钱换不来，包含特奥运动员积极向上的精神。”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► 特奥铅球比赛运动员奋力一掷
本报记者 彭幼龙 摄



与一般举重比赛不同的是，特奥比赛除了颁发金、银、铜牌以外，对4至8名也颁奖，对没有完成比赛的运动员，还设了参与奖。

“毕竟特奥运动员比较特殊，应该以鼓励为主。”周荣坤这样对记者说，“不过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又增大了我们的工作量，名次不能错，每个运动员都要拿到对应的奖牌，我们的工作要特别细。”

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令“颁奖处”头痛的问题。运动员在参加比赛之前，都会报上自己的体重，好让组委会安排其比赛级别，但是往往他们在赛前称重时又会重1至2公斤，这就需要马上调整他们的比赛组别，这样一来，就完全打乱了原先的安排。周荣坤对此也深有感触，“我们最怕的就是运动员参赛组别临时发生变化，原先的安排完全乱了，很多时候需要我们马上去领取所需的奖牌和绶带。”

举重比赛“颁奖处”有20多人，包括周荣坤在内有3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志，其中年纪最大的是72岁的沈树仁。沈老先生为了这次特奥，不顾年事已高，坚持要来。

让大家欣慰的是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，没有发错过一枚奖牌和一根绶带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“颁奖处”这支默默无闻的小团队。

通讯员 陆晓峰
本报记者 江跃中



■ 绿茵场处处留下了特奥运动员欢快的笑容

本报记者 彭幼龙 摄

特奥是她的开心果

特奥运动改变了周颖的人生际遇

闸北特奥运动员周颖开心得不得了，在特奥会女子63.5公斤级的举重比赛中，她以110公斤的成绩获得深蹲金牌，并获得卧推、硬拉和总分3枚银牌。

看到女儿高兴，周颖的妈妈胡美荣乐开了怀：“特奥是女儿的开心果，女儿是全家的开心果，是特奥运动改变了女儿的人生际遇。”这位乐观的母亲谈到了很多有关周颖的故事和她的感受——

周颖原本是个足月、顺产的正常孩子，一次疾病误诊，却造成了她高烧休克，部分脑细胞坏死。以前她总是一脸愁容，孤僻沉默，自从2005年参加了第4届全国特奥会，她变得热情开朗活泼。

在这次参加特奥家庭论坛时，

我发现很多家长都为孩子的未来担忧，我想奉劝家长们：要想孩子快乐，家长首先要快乐；要想孩子不受歧视，家长首先不要歧视孩子；要想改变孩子的生活，家长首先要改变自己。

周颖是不幸的，但我说她又很幸运，她赶上了好时代，生活在好社会、好城市。是改革开放引入了特奥、辅读学校、阳光之家这样的新观念，是残疾人保障法的颁布使她获得了工作的机会。

要相信党、国家和人民，将来会更好。这次特奥会的举办就是个好例子，如果不是国家的支持，怎么能办成这样大的盛会？

本报记者 江跃中
通讯员 李颖